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成果

是谁在造钱，偷走我们的未来？——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铸币论·第六篇 战略理论

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何泽寿

ORCID：0009-0008-9660-2669 作者主页：https://chl.cn/lunwen 修订时间：2026-11-15 V95

推荐引用格式：何泽寿.(2026).铸币论.Zenodo 预印本.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36815

摘要

主流叙事对中美博弈的解读，聚焦于贸易战、科技战与地缘博弈等表层，忽视了根本问题：美元霸权主导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形成长期性的“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发行美元），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赚取外汇）”的核心权力安排。这一霸权实际起源于16世纪至新中国成立前西方金融资本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五百年来，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从白银到美元，从欧洲到美国。这一掠夺在现代社会造成“**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的悲剧。现在美元霸权通过“两轮铸币税掠夺”机制收割全球，拥有七大霸权优势，已成为套在人类身上的铁枷锁；但它也有三大命门，决定了其脆弱性。

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用于培育人力资本。这将摆脱美元剥削，阻止中国明清两代长期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导致“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重演。研究表明，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不在于GDP、芯片等表层，而在于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以上改革，将终结西方掠夺中国铸币税的五百年历史，并引领人类社会迈入“生育文明”新纪元，最终瓦解美元霸权及其“中心－外围”剥削体系。这是货币制度定乾坤。

关键词：铸币论；中美博弈；生育铸币制度；美元霸权；国家经济学

研究说明

2025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792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到2050年我国新生儿将跌破500万人，到2100年或将跌破100万人。显然，这将动摇国本，失去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作者：何泽寿，中国注册会计师、土地估价师、咨询工程师（投资），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财务负责人。联系邮箱：78302420@qq.com

《铸币论》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构建了“国家经济学”新范式，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

研究表明，我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能够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从根本上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美元剥削，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铸币论》总目录

第一篇　前言、序言和导论

第二篇　历史理论：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美元霸权溯源与中美货币制度竞争

第三篇　货币理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

第四篇　改革方案：用“生育铸币制度”扩大内需，建设真正的发达国家

第五篇　制度批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不可持续

第六篇　**战略理论**：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第七篇　发展理论：用“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八篇　国家经济学宣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反人类，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
——构建“国家经济学”新范式

第九篇　国家经济学理论纲领：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本文目录

第一章 引言

一、理论衔接：五百年来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

二、问题提出：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什么

（一）主流叙事的局限性

（二）主流叙事的核心盲区：货币发行权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

（三）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

三、研究定位：从理论到战略

第二章 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为什么是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作为底层结构的三重逻辑

（一）时序优先性：一切经济活动以货币发行为前提
（二）分配决定性：铸币税归属决定了一国的基本分配格局
（三）主权标志性：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终极形式
二、被普遍忽视的困境：自我锁死的货币制度陷阱
（一）各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内在逻辑：以美元为锚
（二）出口导向增长的本质：用真实财富换取美元符号
（三）外汇储备的双重绑架：越多越不安全，越少越无法运转
（四）核心判断：各国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无法与美元霸权展开竞争
三、外汇储备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和被偷走的人民血汗
四、中心—外围结构：全球货币垄断制度的五百年掠夺秩序
（一）核心命题：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
（二）三重特征：权力不对称、利益单向流动、结构自我强化
（三）历史延续性：从白银到美元，五百年从未改变的掠夺本质

第三章 战略判断：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

一、“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的传导机制、数据证明、问题根源与严重后果
二、出口顺差与中国明清两代“白银铸币税失窃”的历史悲剧同构
三、为什么是“战略判断”而非“经济分析”
四、战略含义：从“贸易战”到“货币制度之战”

第四章 货币制度定乾坤：为什么货币制度决定国家命运

一、历史规律的再审视：货币主权丧失=国运必衰
二、因果机制的揭示：从货币发行到国家命运的三层传导
三、货币制度定乾坤的三条定理

第五章 剖析美元霸权：机制、优势与脆弱性

一、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两轮铸币税收割
二、七大优势：为什么美元霸权如此难以撼动
（一）根基优势：全球储备货币的路径依赖
（二）人口优势：禁止堕胎与移民政策的畸形组合
（三）技术优势：数百年剥削技术的“核心算法”积累
（四）资本优势：黄金储备全球第一的战略功能
（五）权力优势：IMF 与世界银行的控制权

（六）暴力优势：军事霸权的反向支撑

（七）话语优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遮蔽

三、三大命门：美元霸权的根本脆弱性

第六章 破局之道：生育铸币制度是瓦解美元霸权的战略武器

一、跳出旧赛道：为什么必须抛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二、五重逻辑：生育铸币制度如何瓦解美元霸权

三、对内战略：铸币税归民与内生崛起

四、对外战略：文明感召、制度示范与共生联盟

第七章 文明对决：两种货币制度，两种人类未来

一、货币制度与文明范式的内在关联

二、文明二分法：暴力文明与生育文明

三、中美博弈的终极裁判：看谁的货币制度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再生产

四、中美博弈的走向，决定了两种人类未来

第八章 建立新秩序：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一、旧秩序能否终结，取决于中国能否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二、中国的角色定位：文明引领者、新秩序建构者、共生推动者

第九章 结论

一、货币制度定乾坤：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

二、中美竞争的核心与本质，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

三、中美博弈谁能胜出，取决于谁的货币制度更能支持人的再生产

四、生育铸币制度必将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附录：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正文

第一章 引言

中美博弈常被人们称为世界的两强之争，深刻影响着全球格局与人类命运，可见其重要性。然而，主流叙事多聚焦于贸易战、科技战、地缘博弈与意识形态之争，却

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本文对此展开战略论证。

一、理论衔接：五百年来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

第二篇“历史理论”发现：

1.社会再生产分为底层“人的再生产”与上层“物的再生产”两个层面。家庭部门在底层用“生育劳动”创造孩子，然后孩子到上层用“普通劳动”创造万物，产生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铸币税）。其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即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

2.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以“白银贸易”为伪装，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通过先走私、后公开的方式，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核心商品。其实质是发行白银货币，窃取中国铸币税，并构建起“白银货币垄断制度”，本质是“超级假币入侵”。这一外部掠夺摧毁了中国自奴隶社会以来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逐步偷光了中国的家底，导致明清两代长期**“穷得只剩下白银”**，积贫积弱，最后因人力资本枯竭而走向国运衰竭。

3.在 19 世纪初，美洲殖民白银开采告罄，欧洲金融资本转而利用鸦片毒品和武力入侵中国的战争索赔，从中国抢回白银，用来再次套取中国优质商品，二次窃取中国铸币税。这一掠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白银货币（银圆）为止。

4.欧洲金融资本凭借中国白银铸币税完成原始积累，并在剥削技术升级中建立起“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又在一战和二战前期躲避战祸而将主体迁至美国，摇身一变为美国金融资本。从 1944 年开始，他们在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推广至全球，由此产生**美元霸权**，改通过制造零成本的美元符号换取全球商品，持续掠夺铸币税。

第三篇“货币理论”发现，货币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和价值储藏。因此，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也是家庭“造人”的收益权凭证。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圈走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实质是占有了生育劳动成果。其中，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出口顺差，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

以上研究表明，从 16 世纪以来的五百年，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从白银到美元，从欧洲到美国；也在全球层面形成了长期性的“中心－外围”

掠夺秩序。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用于培育人力资本，从根本上摆脱美元铸币税剥削，终结以上掠夺秩序。

二、问题提出：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什么

中美战略博弈，已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演变的核心轴线。本文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中美博弈，究竟争的是什么？

据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5年我国出口顺差高达1.19万亿美元，然而新生儿却锐减至792万人。自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关税清单、芯片制裁、南海博弈、中国台湾问题、盟友体系，这些议题轮番占据全球头条，构成了人们对“中美博弈”的基本认知。学术界、政策界、媒体界对此进行了海量分析，形成了多种主流叙事。这些叙事共同忽视了一个更底层的全球性问题：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买入美元发行本币，推动大量净出口，导致天量出口顺差，使美元成为各国货币发行的底层货币，本币则成为美元的“影子”和“傀儡”；由此美元霸权实质掌控了全球核心货币发行权这一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目的是掠夺各国铸币税。

（一）主流叙事的局限性

1.贸易战叙事：忽略了铸币税掠夺的根本问题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成为两国博弈最直观的战场。关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工具被反复使用。主流叙事将贸易战解读为“纠正贸易不平衡”或“保护本国产业”。

这一解读的局限在于：忽略了铸币税掠夺。贸易顺差或逆差，本质上是货币跨境流动的统计数据表达。中国对美顺差，意味着中国通过出口商品换回了美元符号；美国对华逆差，意味着美国通过输出美元符号换走了中国真实商品。这一过程中，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顺差大了还是小了”，而是：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在向谁缴纳铸币税？

当一个国家以本国的真实劳动成果换取对方发行的货币符号时，顺差越大，流失的铸币税就越多。而美国挑起的所谓贸易战，不过是一种表演秀：其一，在认识上，为我们塑造“美国是受害者、出口国赚了钱”的“认知囚笼”，掩盖美元铸币税掠夺真相；其二，在经济上，增加出口国的销售困难，扩大其失业率，制造动荡，培植听话者和代理人；其三，在政治上，对出口国进行打磨、规训，迫使出口国做出更多地缘政治让步，巩固美元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

16－19 世纪的明清两代，中国对欧洲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换回的只是白银符号，结果是“穷得只剩下白银”。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依然有效：只看顺差，不问铸币税掠夺，是舍本逐末。

2.科技战叙事：忽略了铸币税对人力资本的底层支撑

科技战被普遍视为中美博弈的核心战场。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被看作是决定国运的关键技术。主流叙事认为，谁掌握了下一代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

这一判断不无道理，但它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科技创新的前提是什么？科技创新需要持续的巨额投入，需要能够容忍失败的长期资本，需要能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激励机制。这些条件的背后，是货币资本的配置机制。美元霸权赋予美国一个独特优势：它可以用零成本的美元符号赚取全球铸币税，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这不是因为美国资本更聪明，而是因为各国都在用出口顺差（铸币税）补贴美国的创新体系，为美国培育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

换言之，科技竞争的胜负，不看一时之力，而看长久的耐力。这个耐力将取决于货币制度能否提供长久的铸币税支撑。如果不改变货币制度的底层逻辑，仅在技术层面追赶，就如同在别人设计的赛场上比赛（赛道和规则都是别人制定的），最终将因耐力不足（人力资本枯竭）而败下阵来。

16－19 世纪的中国明清两代，欧洲金融资本掌控白银货币发行权，持续三百年把中国铸币税窃取到了欧洲，逐步掏空了中国的物质基础，使明清两代人力资本枯竭，主要表现是人均寿命极低（那时没有节育、堕胎措施，生得多，但能成年的少），并且普遍是文盲。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依然有效：只看表层科技竞争，不看底层人力资本的根本支持，无视家庭部门严重婚育困难而导致的新生儿越来越少（人们大量使用了节育、堕胎措施），是舍本逐末。

3.地缘政治战叙事：忽略了铸币税掠夺对美国盟友体系的侵蚀

美国在全球拥有数十个盟友，构筑了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新同盟等一系列军事与政治同盟体系。主流叙事认为，这一盟友体系是美国对华竞争的核心优势。

然而，盟友体系的效用正在发生边际递减。原因在于：美元霸权支撑的盟友体系，正在被美元霸权的掠夺逻辑所侵蚀。各国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实质上是在向美国缴纳铸币税。这一隐蔽的剥削机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察觉。沙特、伊朗、巴西、东盟各国——去美元化的浪潮正在全球蔓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只是还没有找到根本出路（生育铸币制度）。

当盟友发现维持美元体系意味着本国的真实劳动成果持续流失时，盟友关系的稳固性必然受到侵蚀。地缘政治的底层是利益，利益的底层是货币制度。这表明，美国所构建的军事与政治同盟都只是暂时的，是不牢固的，在生育铸币制度下是可以瓦解的，不对中国构成根本威胁。

4. 意识形态战叙事：忽略了货币发行应当用于支持育儿家庭这一根本基础

意识形态竞争是中美博弈的又一重要维度。西方用所谓的“自由民主”对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主流叙事的话语权争夺，占据了大量政策与学术资源。

然而，意识形态的穿透力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取决于这条道路能否带来可感知的民生改善。而民生改善的前提，是家庭部门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使家庭部门长期缺钱消费，那么无论其意识形态叙事多么动人，都将失去说服力。意识形态的较量，最终要落实到货币制度的绩效上。谁能让本国人民通过本国货币获得体面的生活，谁就能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占据最坚实的基础。

根本问题在于，美国用“自由民主”的面子包裹了“铸币税剥削”的里子，欺骗世人，占据了掠夺铸币税的显著优势，使中国长期处于“铸币税流失”的显著劣势。若这一格局不被打破，一百年后再看，我们会不会“穷得只剩下美元”——没有了孩子，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其实，这不是输在话语权上，而是输在货币制度的底层设计上。

（二）主流叙事的核心盲区：货币发行权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

以上四个层次的主流叙事，各有洞见，却共享一个根本缺陷：它们讨论的都是货币制度运行的表层结果，而非货币制度本身。其中，贸易战讨论的是货币与财富流动的统计表现；科技战讨论的是货币资本的配置效率；地缘政治讨论的是美元霸权所支撑起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争论的背后，实际是美国金融统治阶级在努力包装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遮蔽美元铸币税掠夺，使其不被其他国家察觉。剥离这些表层，我们终将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在向谁缴纳铸币税？这正是主流叙事的核心盲区。

事实上，货币发行权才是一切权力的原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因为它决定了货币符号流向谁、财富的实质（铸币税）归属于谁、分配格局向谁倾斜。中国明清三百年“白银铸币税流失”的历史悲剧已经证明，谁掌握了他国的货币发行权，谁就实际掌握了他国经济的核心命脉，也就掌握了他国的最终命运。这是大国博弈的最底层核心结构。

以上表明，长期以来主流叙事与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之间存在根本性断裂：它们忽视了货币发行权，因此一切关于中美博弈的分析都是舍本逐末。要弥合这一断裂，我们必须将分析的目光从表层移开，直抵货币制度本身。

（三）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

中美博弈的最终结果，取决于货币发行权与铸币税分配权的较量，简称为“货币制度竞争”。换言之，中国必须“去美元化”，打破 16 世纪以来已经持续了五百年的中心－外围剥削秩序。

现在，去美元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然而，有共识是一回事，因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桎梏，无法做到则是另一回事。因此，新的核心问题显露了出来：如何去美元化？这正是本研究的突破点：主张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让货币发行权回归育儿家庭，用于支持人的再生产，以此抢救新生儿数量。这是将模糊的“去美元化”共识，转化为清晰的、可自主实施的制度路径。

三、研究定位：从理论到战略

有了前文的历史理论与货币理论奠基，本文的任务就非常清晰了：将理论武器投向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构建“国家经济学”的“文明对决”战略理论框架。具体而言，本文要回答五个层层递进的战略问题：

第一，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究竟是什么？

主流叙事对中美博弈仅停留在表层，本文要揭示：货币制度才是底层结构。首先，论证将围绕三重逻辑展开：时序优先性（货币发行先于一切经济活动）、分配决定性（货币发行者占有铸币税，决定了一国的基本分配格局）、主权标志性（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终极形式）；然后，本文将揭示被普遍忽视的关键困境：在现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各国已经形成了对美元霸权的自我锁死制度性依附；其次，深入分析论证中美博弈面临的中心－外围掠夺秩序困境；最后提出“货币制度定乾坤”理论分析框架。详见第二章。

第二，出口顺差与新生儿减少之间是什么关系？

本文将提出“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的战略判断，并给出数据证明。这是中美博弈的严重战略失衡。只有改革货币发行制度，用生育铸币制度消灭出口顺差，中国才能摆脱美元铸币税掠夺，中美博弈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战略平衡。详见第三章。

第三，美元霸权的优势、悖论与脆弱性在哪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瓦解美元霸权，必须首先理解它：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它为何如此难以撼动？它的致命弱点又是什么？本文将对此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解剖。详见第四章。

第四，如何破局？生育铸币制度作为战略武器的逻辑是什么？

本文将论证：中国在美元霸权主导下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赛道内，实际已无法与美元霸权展开竞争，必须跳出旧框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然后集中论证瓦解美元霸权的五重逻辑：切断货币锚定、重构内生循环、打掉铸币税掠夺、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实现价值替代。详见第五章。

第五，这场竞争最终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何方？

本文将论证：两种货币制度对应两种文明范式（暴力文明－生育文明），指向两种人类未来（自掘坟墓－共生共荣）；提出中美博弈的终极裁判，不是 GDP、芯片，而是看谁的货币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并提出在生育铸币制度新秩序中，中国的角色定位是文明引领者、秩序建构者和共生推动者。详见第六、七章。

第二章 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为什么是货币制度

主流叙事将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归结为贸易、科技、地缘或意识形态，但这些都只是表象。本文发现，这一底层结构的实质是货币制度。具体而言，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的掠夺秩序，它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核心载体，通过“自我锁死”的制度机制将外围国家牢牢地锁定在依附结构之中。

一、货币制度作为底层结构的三重逻辑

（一）时序优先性：一切经济活动以货币发行为前提

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预设了货币的存在。企业要生产，需要先有货币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家庭要消费，需要先有货币作为购买力；政府要运转，需要先有货币支付军饷、官俸和公共服务开销。

这一观察指向一个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基本事实：货币发行，在时间上先于一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它是经济运行的逻辑起点，而非事后变量。主流经济学将货币视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这些定义虽然正确，却都在描述货币已经存在之后的功能，而非追问货币如何进入经济体系这一更原始的问题。

货币发行的时序优先性意味着：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启动经济循环的“开关”。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货币发行者已经做出了第一次、最原始的决策：货币流向哪里，生产在哪里启动，产生的铸币税归谁。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资源配置、生产布局和利益分配，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元决策”。后续的一切经济活动（生产、交换、消费、再分配），都是在这个元决策所设定的框架内展开。

美元霸权之所以难以撼动，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买入美元外汇发行本币，再把这些美元投到国外，形成银行的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金融资产；而美元主要来源于国内企业的商品出口。这表明，企业出口商品，收到美元电子符号，再卖给本国银行，收到本币，推动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中，美元发行在前，本币发行在后；本币不过是美元的傀儡；而铸币税则通过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而流向了美国。这既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是一种对美元的结构性依赖。它不是美国通过武力强加的，而是美元霸权深度嵌入各国货币发行制度中的结构性权力。

（二）分配决定性：货币发行者占有铸币税，决定了一国的基本分配格局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权集中于银行部门。新创造的货币首先被银行部门占有，然后通过资产购买和放贷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银行部门因此而得到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这意味着银行部门独占了铸币税，其实质是占有了家庭部门生育劳动所创造的新增价值。其结果是：银行部门占有的社会新增财富比例持续扩大，而育儿家庭却被排除在货币发行的元分配之外，使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

以上表明，货币发行的过程，本质上是铸币税的分配过程。这不是中性的技术操作，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是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增量价值的第一次、最原始分配。这一增量价值实际来源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人的再生产）。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货币发行权将回归家庭部门，增量货币将以生育补助的形式，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进入经济体系。这意味着铸币税将回归育儿家庭。其结果是：生育劳动获得经济补偿，家庭消费能力提升，内需扩张，形成经济良性循环，建成消费强国。

铸币税的归属，决定了一国分配格局的底层结构。长期以来，铸币税流向银行部门，其背后实际通过外汇储备而大量流向了美国，使银行金融资本无限膨胀，而民生受到深度挤压；相反，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后，铸币税流向家庭部门，则消费扩张、生育恢复、就业稳定。

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一切社会再分配政策都是在货币元分配已经确定

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补。如果元分配本身失衡，末端调节的效果将极其有限。中美博弈的分配维度，不能仅看基尼系数、劳动报酬占比等指标，而必须追问：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流向了哪里？

（三）主权标志性：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终极形式

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有多种：领土主权、军事主权、政治主权、司法主权。但这些主权形态，最终都需要货币发行权来支撑。

领土需要军队保卫，军队需要军饷，军饷来自财政拨款的货币；政治主权、司法主权也都需要财政拨款来维持。这些货币主要来自税收，而纳税人则是广大人民。因此，广大人民需要掌握货币发行权、得到铸币税，激活经济循环，才能持续供养国家的各类主权。而人民掌握货币发行权，正是国家货币主权的根本实现形式。

银行部门垄断国家货币，通过购买资产和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造成经济循环梗阻，导致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酿成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新生儿减少，将导致消费萎缩和未来的纳税人减少。这将使税源逐步枯竭，导致国家的各类主权失去货币支撑，最终将使国家覆灭。

以上表明，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终极形式，是一切其他主权形态的根本前提；而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使人民失去货币主权，实质是架空了国家货币主权。这正是为什么美元霸权如此根本：它通过垄断各国货币发行的锚定，实现了对他国货币发行权的底层垄断与隐性剥夺。各国虽然名义上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自己的钞票，但只要本币发行以美元储备为锚，货币主权就被严重侵蚀。

以上表明，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不是贸易量的此消彼长，不是芯片制程的长短之争，而是货币制度：谁能在货币发行权上实现真正的自主？谁能让本国货币的发行权不受外部势力的隐性侵蚀？

二、被普遍忽视的困境：自我锁死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陷阱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各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我锁死的结构性依附，无法与美元霸权展开公平竞争。这不是悲观，而是实事求是的制度分析。

（一）各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内在逻辑：以美元为锚

当代各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其底层逻辑高度一致：银行部门通过买入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发行本币。这一机制的核心是：本币发行的规模、节奏和稳定性，高度依赖于对美元的获取与持有。

各国要增加本币供给，就需要增加商品出口换取更多美元；要维持本币稳定，就

需要持有足够的美元储备以应对资本流动冲击；要进行国际贸易，就需要美元作为结算媒介。美元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锚”，不是因为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而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设计使然。

这是一个精巧的制度设计。它不是美国通过武力强加的，而是各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自主选择的。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本可以选择不依赖外部锚定的主权货币发行制度。但事实上，多数国家选择了继续以美元为锚。正是这一“自主选择”，构成了最坚固的依附结构：不是因为被迫，而是因为制度路径依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桎梏，使跳出这一框架变得极其困难。

（二）出口导向增长的本质：用真实财富换取美元符号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广大人民缺少自主可控的消费货币，导致内需严重不足，使失业率高企。为推动就业，各国搞净出口成为共同选择，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创汇→美元储备增加→本币供给扩张→经济增长→再出口创汇。这一循环看似自洽，实则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交换：用本国的真实劳动成果换取美元这一空洞的货币符号。其实质，是向美国缴纳铸币税。这一交换的背后代价，是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得不到应有补偿，造成严重婚育困难的民生困境。

这与明清中国“出口优质商品换取白银符号”的逻辑，在结构上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当年的符号是白银，今天的符号是美元。中国明清两代因三百年的贸易顺差，最终“穷得只剩下白银”；当代各国在出口导向增长中持续积累巨额外汇储备，是否也在重蹈这一历史覆辙？

（三）外汇储备越多越不安全，越少越无法运转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外汇储备面临一个双重困境，形成结构性陷阱。

1.外汇储备越多，越不安全

巨额外汇储备意味着巨量“财富”被锁定在美元资产上。这面临三重风险：一是美元贬值风险，美国可以通过通胀和汇率贬值稀释债务；二是美国冻结风险；三是没收风险，在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的情况下，美国有可能对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实施没收制裁。2023 年西方冻结、没收了俄罗斯的 3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就是先例。因此，外汇储备越多，暴露在这些风险下的“财富”就越多。

以上冻结、没收风险，实际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美洲的殖民白银，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优质商品，然后在 1840 年前后又利用鸦片和战争索赔的方式从中国抢回白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外汇储备越少，越无法运转

外汇储备不足则本币发行受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本币供给的需求。这是本币发行锚定于美元的核心困境。

以上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陷阱：无论外汇储备多寡，都处于不安全状态。各国并非不知道这一困境，而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下无法跳出，因为跳出来后，又能往哪里去呢？这就是“自我锁死”的含义：明知是陷阱，却无法脱身。

（四）核心判断：各国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无法与美元霸权展开竞争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各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锁死的结构：要发展，就需要美元；越需要美元，就越离不开美元霸权。这不是军事威慑的结果，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各国在“自主选择”中完成了对美元霸权的结构性依附，而这种依附一旦形成，很难退出。

这意味着，任何试图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与美元霸权展开公平竞争的尝试，都如同在对手设计的赛道上比赛：赛道本身只对对手有利。关税、科技追赶、地缘博弈、意识形态竞争，都无法改变这一底层不对称。

要赢得竞争，必须跳出旧赛道。这不是在旧制度框架内“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而是彻底更换货币制度框架的问题。生育铸币制度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修补，而是一套全新的、不依赖任何外部锚定的货币发行制度。它为各国提供了一条跳出“自我锁死”陷阱的可行路径。

三、外汇储备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和被偷走的人民血汗

人们常常把外汇储备视为国家的真实财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有两个方面：其一，天量外汇储备掌握在银行部门手里，长期嵌入、固化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它们是银行的金融资本，与民生需求隔离，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是被偷走的人民血汗。其二，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持有另一个国家的债权（外汇储备），从经济的实质角度看，其净现值等于零：因为它只是一个无限延期的欠条。不仅如此，你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保管、维护这个欠条，防止丢失和失效。这是费心费力一场空。

此外，外汇储备可以使出口国的银行部门持续赚取不菲的美元利息收入，维持其表面光鲜的经营业绩。这是美元霸权的精巧设计，它使各国银行部门得到了持续买入美元外汇、推动净出口的动力，在客观上配合了美元霸权的铸币税掠夺。银行把买到的外汇投向美国，赚取利息，维持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实际上使出口国掉入了自我麻痹的认识陷阱：“我在不停地赚取美元，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然而事实真相却

是：美元霸权拥有印钞机，你永远赚不完它的钱；它在计算机里多加一个 0，够你赚几十、上百年。这导致出口国不断流失真实的劳动成果，只是得到了一个零成本的美元货币符号，长期陷于被掠夺地位，无法自拔。

四、中心—外围结构：全球货币垄断制度的五百年掠夺秩序

（一）核心命题：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

现在全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结构：中心国家（美国）凭借美元发行权，占有全球铸币税。它可以用零成本的美元，换取外围国家的真实劳动成果。而外围国家则通过出口商品、出卖本国劳动力凝结的财富，来获取美元，以维持本币发行和国际贸易结算。

简言之：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这不是市场竞争的中性结果，而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内嵌的结构性安排。

（二）三重特征：权力不对称、利益单向流动、结构自我强化

中心—外围结构具有三个相互支撑的核心特征：

第一，权力不对称。中心国家掌握货币发行权，可以主动创造货币符号启动经济循环；外围国家则只能被动“赚取”中心国家的货币，其经济运行的节奏、规模、稳定性，高度依赖于能否持续获得美元。

第二，利益单向流动。中心国家创造美元符号流向外围各国，然后再利用美元货币发行权的强大资金实力操纵金融市场反复夺回美元，用于二次套取铸币税。外围国家则以本国生育劳动创造的增量价值（凝结在出口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中心国家。这一流动是单向的：外围国家付出真实劳动，只换回美元符号，维持出口部门的虚假繁荣；中心国家只付出零成本的货币符号，换回真实财富。

第三，结构自我强化。外围国家越是发展，就越需要美元储备来支撑本币扩张和国际贸易；越需要美元储备，就越依赖对中心国家的出口；越依赖出口，就越深地嵌入这一不平等结构。在这一结构内，各国越是努力发展，就越是巩固了中心国家的霸权地位。

（三）历史延续性：从白银到美元，五百年从未改变的掠夺本质

中心—外围结构并非美元霸权所独创，而是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掠夺中国铸币税的长期延续。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荷兰、英国等）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以“白银贸易”为伪装，持续三百年套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黄金。在这

一过程中，欧洲占有铸币税（发行白银货币套取中国商品），成为中心；中国出卖劳动力成果（用商品换取白银符号），成为外围。

20—21 世纪，美元霸权通过创造美元，持续换取全球商品。这一过程中，美国占有铸币税（发行美元货币套取商品），成为中心；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卖劳动力成果（用商品换取美元符号），成为外围。

五百年来，从白银到美元，从欧洲到美国，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中心—外围的掠夺秩序从未改变。这一历史延续性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在过去五百年中长期处于“外围”地位，承受中心国家的铸币税掠夺。若这一格局不被打破，中国明清两代“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在今后必将以“穷得只剩下美元”的形式再度上演。

综上所述，当前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正是中心—外围的全球掠夺秩序，它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核心载体。理解了这一结构，就能理解为什么贸易战、科技战、地缘博弈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博弈的态势；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生育铸币制度将是瓦解这一结构、赢得中美博弈的战略武器。

第三章 战略判断：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

2024 年我国出口顺差 0.99 万亿美元，2025 年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其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了美国；同时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二者之间存在深度关联，可用公式表达：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这是中美博弈的严重战略失衡。类似问题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普通存在。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将跌破 500 万人，到 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一，明确我国新生儿减少，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遭受美元霸权掠夺铸币税的必然结果；其二，我国出口顺差长期高位运行，同时新生儿持续减少，长此下去将导致人口亡国；其三，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的传导机制、数据证明、问题根源与严重后果

（一）传导机制

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形成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不劳而获。家庭部门生养孩子，需要付出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劳动，用汗水与艰辛创造了新一代的劳动力，进而创造出

增量物质文化商品（铸币税），却没有货币发行权，得不到经济回报。这导致家庭部门面临严重婚育困难，使结婚与生育能力持续下降，导致新生儿减少。其中，出口顺差是一个重要的前置环节，具体机制如下：

家庭生育孩子，孩子长大后投入企业生产，创造出增量商品；这些商品被企业用于搞净出口，产生出口顺差；企业收到顺差美元后，卖给银行；银行部门发行本币买入这些美元，再投到国外，形成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的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企业把卖出外汇收到的本币以高薪报酬、利润分红等方式大量分配给极少数人，钱走旺户。这意味着：出口顺差对应的物质财富主要流向了美国，实际是铸币税流失，同时国内的 M2 货币总量因银行货币发行而掺水膨胀，推高国内的育儿成本，导致家庭婚育越来越困难。

在以上关系中，家庭生育劳动创造了增量价值（铸币税），却没有回报，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美元霸权用零成本的货币符号套走了铸币税，是最直接的掠夺者和受益者；国内银行部门发行本币买入美元符号，形成无限膨胀和天文数字般的金融资本，是表面光鲜的掠夺中介；出口部门虚假繁荣，因为家庭部门在逐步萎缩，最终必然引起整个国家经济的萎缩。由此形成“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的以下因果机制：

家庭生育孩子➞孩子投入企业生产➞产生增量商品➞商品出口创汇➞出口顺差➞铸币税流向国外➞银行垄断国家货币➞发行本币买走外汇➞形成金融资本➞生育劳动没有回报➞婚育困难➞新生儿减少。

（二）数据证明

用我国 2025 年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来简单测算：（1）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 2025 年度美元汇率平均中间价 7.1429 计算，银行部门发行了 8.5 万亿元人民币买走了这些外汇；（2）假定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参考 2025 年物价水平，每个新生儿每月发放生育补助 3000 元，从 0 岁补到 22 岁，一个孩子全成长周期，需要国家发行 79.2 万元货币；（3）以上 8.5 万亿元的年度货币发行量，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可以全周期供养 1073 万个孩子，再加上 2025 年实际新生儿 792 万人，可使新生儿总量达到 1865 万人，足以维持 14 亿人口的代际平衡（1865 万人×78 岁平均寿命=14.5 亿人）。

以上数据足以证明：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这说明，国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被银行部门垄断、拿去买外汇了；不是不能生育，而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部门独占了，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当然，出口顺差并非新生儿减少的唯一原因。银行部门不仅通过买入外汇发行本币，还通过买入黄金和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后者同样圈走铸币税，制造婚育困难。

例如据我国央行公布数据，2025 年 M2 货币 340.2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6.76 万亿元。如果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这些货币中的一半用于年度生育补助，可以供养 3.72 亿孩子的一年开销（26.76 万亿元/年÷2÷3.6 万元/人年=3.72 亿人），与中国 22 岁以下孩子的实际数量相当。

假定以 2025 年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和上述汇率不变，这样往后维持 100 年，中国将流失 119 万亿美元的核心经济产出；同时，央行发行 850 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买走这些外汇；商业银行在信贷扩张机制下，再配套扩大货币发行量，将使 M2 货币巨量掺水、无限膨胀。这将使家庭部门的“人的再生产”失去物质支撑，具体表现为育儿成本被推高至天价、生育能力被抽空至枯竭，导致新生儿逐步归零。

（三）问题根源与严重后果

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实质是垄断了国家货币，使家庭部门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生存，只得想方设法地推动出口创汇，然后卖给银行部门、得到本币，维持运转。由于家庭部门婚育困难、新生儿减少，代表国家经济的花蕾在逐步枯萎，因此出口创汇只是维持了出口部门的虚假繁荣，推动了银行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使新生儿越来越少，最终将断送国家前途。

二、出口顺差与中国明清两代“白银铸币税失窃”的历史悲剧同构

16 至 19 世纪，中国对欧洲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出口丝绸、瓷器、茶叶，换回白银。从贸易数据看，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顺差国”。然而，这一顺差并未带来国力的持续增强，反而导致了“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货币主权丧失，铸币税被欧洲金融资本持续窃取，物质资本被掏空，最终生育与教育双重塌陷，人力资本枯竭。那时没有节育条件和堕胎措施，只要交配受孕就得生下来，人们处于自然强制生育状态，因此生得多，但能够长大成年的少，表现为人均寿命极低，并且普遍是文盲。

现在的处境具有同构性：出口顺差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美元。历史上，白银流入中国后被窖藏，或转化为高利贷金融资本；现代美元流入中国后转化为银行部门的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成为无限膨胀的金融资本，与民生需求隔离。两者都以“出口繁荣”的表象，掩盖了铸币税持续流失的本质。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社会拥有节育条件和堕胎措施，人们已经摆脱了自然强制生育的束缚，导致新生儿锐减。

以上问题的实质在于：长期大量出口顺差，用真实的劳动成果换回别人发行的零

成本货币符号，搞不等价交换，使国内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打了水漂。

三、为什么是“战略判断”而非“经济分析”

“战略判断”不同于一般性的经济分析。经济分析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战略判断回答的是“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及“最紧迫的后果是什么”。

在中美博弈的语境下，出口顺差长期被主流叙事视为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赚钱能力”甚至“博弈筹码”。但这一认知恰恰遮蔽了问题的本质：顺差的本质不是“赚了钱”，而是“交了铸币税”；顺差越大，交的铸币税就越多。而铸币税流失的终极代价，最终以新生儿减少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不是一个经济效率问题，而是一个攸关文明存续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持续将真实财富输出去换取美元货币符号，而家庭部门因货币发行的“元分配”缺位而无力承担生育成本时，新生儿减少就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制度运行的必然结局，形成逻辑必然：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这正是“战略判断”的意涵所在：它揭示的不是一个可以“优化”的经济指标，而是一个必须“扭转”的战略抉择。

四、战略含义：从“贸易战”到“货币制度之战”

（一）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表演

主流叙事将中美贸易战理解为“顺差过大引起美国不满”“中国需要扩大进口平衡贸易”。但本章的判断揭示：真正的战略问题不是顺差问题，而是顺差所换回的美元，正在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掠夺中介，持续抽走中国家庭部门的生育能力。

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满”，在战略层面只是一种表演：美元霸权恰恰需要通过其他国家的净出口来向全球输出美元，既掠夺铸币税，也维持各国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的制度依附，更为美元霸权后续操纵金融市场、夺回美元、展开第二轮铸币税掠夺创造条件。在美元霸权推动和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当中国试图通过扩大进口来“平衡贸易”时，往往因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实际无法实现；当中国继续维持顺差时，则在持续为美元霸权输送铸币税，并以新生儿减少为代价。因此，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明面上带有某些政治目的，背地里是欲拒还迎：他们实际欢迎中国长期净出口，不断从美国“赚取”美元。

（二）新生儿减少反过来强化出口依赖

新生儿减少，使国内的消费需求萎缩；企业只得更加依赖出口，推动出口顺差进

一步扩大，使铸币税外流更加严重。这样，家庭婚育则更加困难，导致新生儿进一步持续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都在加剧下一个环节的恶化，没有任何内生的力量能够阻止它。出口顺差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吞噬国家人力资本的黑洞；新生儿减少不再是人口结构的微调，而是动摇国本的根本危机。二者相互强化，共同把国家推向“人口亡国”的深渊。

这一恶性循环的存在，意味着任何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的局部调整都将无济于事：单纯提高生育补贴，不改变货币发行制度，补贴金额必然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育儿成本抬升的趋势；单纯扩大内需，不改变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家庭部门没有钱，内需就是无源之水。

（三）中美博弈的战略核心是货币制度之战

中美博弈的核心不是贸易平衡，而是货币发行制度。中国能否摆脱“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的恶性循环，取决于能否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破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只有进行这一改革，用生育铸币制度消灭出口顺差，我们才能摆脱美元霸权的铸币税掠夺，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从根本上切断“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的因果链条，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不再流向美国，而是转化为家庭部门的生育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美博弈的真正战略平衡。

第四章 货币制度定乾坤：为什么货币制度决定国家命运

货币制度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诸多因素之一，而是决定性因素。它以“定乾坤”的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弱兴衰、一种文明的存续消亡。这不是理论夸张，而是被 16 世纪以来五百年历史反复验证的规律。

一、历史规律的再审视：货币主权丧失=国运必衰

16－19 世纪，中国明清两代对欧洲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出口丝绸、瓷器、茶叶，换回白银。从 GDP 数据看，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贸易数据看，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按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这应该是一个繁荣时代的图景。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持续三百年出口真实商品、换回白银符号的结果，是“穷得只剩下白银”：物质基础被掏空；孩子死亡率极高，民众健康水平低下，人力资本枯竭；技术发展停滞，错失工业革命机遇；最终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开启百年屈辱史。

这一历史悲剧的根源是什么？不是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不是资源匮乏，不是技术落后，而是货币主权丧失。欧洲金融资本掌握了中国的白银货币发行权，中国只能被动接受白银符号，实质上是在持续缴纳铸币税。当一国的货币发行权被外部力量掌控时，无论其出口多么旺盛、顺差多么巨大，最终都逃不过被掏空的命运。

这就是“货币制度定乾坤”的第一条历史证据：货币主权丧失，则国运必衰。反过来说，货币主权的独立自主，就是一国长期存续的底线条件。这一规律，在五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效。

二、因果机制的揭示：从货币发行到国家命运的三层传导

历史规律不是偶然的，它背后有必然的因果机制。货币制度之所以能“定乾坤”，是因为它通过以下三层传导，从起点处就决定了国家的命运走向。

第一层：货币发行→价值分配（元分配决定一切）

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货币发行者已经完成了最原始的价值分配：谁发行货币，铸币税就归谁所有。

这一元分配决定了后续一切分配格局的底色。如果元分配本身是扭曲的——铸币税流向金融资本而非育儿家庭——那么再分配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增殖、民生受压”的基本面。

这就是为什么：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无论政府如何加大民生投入，家庭部门始终感到“缺钱”；而在生育铸币制度下，无需复杂的再分配设计，家庭部门自然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元分配定格局，格局定乾坤。

第二层：价值分配→社会行为（激励机制决定一切）

铸币税的流向，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激励机制问题。它决定了社会成员面临什么样的“回报结构”，进而塑造所有人的行为选择。

当铸币税流向金融资本时，社会的激励结构是：劳动者只能跟随资本走。年轻人面临的选择是：只能去外地、大城市里打工，参与就业内卷，无法回老家结婚生子。这不是道德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在这种激励结构下，生育率暴跌、少子化蔓延，是理性个体对扭曲激励的必然回应。

当铸币税流向育儿家庭时，激励结构将发生根本逆转：生育养育获得直接的经济补偿，家庭的劳动获得社会承认。年轻人面临的选择变了：结婚生子不再是“经济负担”，而是获得货币分配的正向路径。生育率回升，就业稳定，不是靠道德呼吁，而是靠激励机制的重构。

激励机制决定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决定国家命运。货币制度通过设定最底层的回

报结构，塑造了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行为逻辑：是鼓励资本增殖还是鼓励生命延续？是奖励投机还是奖励劳动？是激励少生、不生，还是激励合理生育与代际传承？货币制度的差异，最终将体现为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差异，而无数个体选择的总和，就是国运。

第三层：社会行为→文明存续（人的再生产决定终极命运）

个体行为的长期累积，将转化为一个国家文明的最终命运。在货币制度扭曲的激励下，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持续萎缩、人力资本持续枯竭，任何物质财富、技术成就、军事实力都无法阻止文明的衰败。罗马帝国的衰亡、明清中国的沦落，背后的共同逻辑都是：当一种货币制度无法支撑人的再生产，这个国家的文明必然走向衰亡。

相反，当货币制度能够支撑人的再生产时，文明就获得了最根本的存续保障。新生儿不断出生、代际持续传承、人力资本持续积累，即使遭遇暂时的挫折，文明也有能力恢复和重生。

以上三层传导可以概括为："货币发行→元分配→激励机制→社会行为→人的再生产→文明存续"。这就是"货币制度定乾坤"的因果链条。它不是线性的一因一果，而是一个层层传导、自我强化的闭环系统。货币制度处于这个系统的起点，因此它决定了终点的方向。

三、货币制度定乾坤的三条定理

基于以上历史规律和因果机制，可以提炼出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定理。

定理一：谁掌握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国家命脉

货币发行权是一切权力的原点。没有货币主权，就没有经济主权，也就没有政治主权，国家独立就是空壳。明清中国丧失白银货币发行权，国运随之衰败；当代多数国家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货币主权在事实上让渡于美国。这证明：货币发行权不是可以"共享"或"委托"的技术性安排，而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根本权力。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国家经济的"总开关"；谁掌握了他国的货币发行权，谁就实际掌握了他国的命运。

定理二：谁占有铸币税，谁就决定分配格局

铸币税是货币发行的"第一桶金"。它的流向决定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面。铸币税流向金融资本，则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劳动报酬受压、贫富分化加剧；铸币税流向育儿家庭，则消费扩张、生育恢复、代际传承得到支撑。一切再分配政策都是在铸币税分配已经完成之后进行的修补。因此，要改变分配格局，不能只盯着税收和社保，而必须回到铸币税的元分配上。这是一个被主流经济学系统忽略、但对国家命运至关

重要的根本问题。

定理三：谁能将铸币税用于人的再生产，谁就能赢得文明竞争

中美博弈的终极裁判，不是 GDP、不是芯片，而是：谁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的货币制度，使人民愿意生育、能够养育、有信心培育下一代。铸币税用于人力资本培育，则生育率回升、劳动力充足、创新能力持续、文明生生不息；铸币税被外部抽走或用于金融资本增殖，则生育率暴跌、人口萎缩、文明走向衰败。这是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未来将继续验证的终极规律。

以上三条定理层层递进：定理一讲权力归属（谁掌握发行权），定理二讲利益分配（谁占有铸币税），定理三讲终极结果（谁赢得文明竞争）。三者合在一起，完整回答了“为什么货币制度定乾坤”。

货币制度定乾坤命题揭示：货币制度首先是权力制度和分配制度，其次才是经济制度。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明清中国的衰败，无法理解美元霸权的本质，无法理解中美博弈的真正核心，也就无法找到破局之道。

第五章 剖析美元霸权：机制、优势与脆弱性

一、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两轮铸币税收割

美元霸权的核心功能，是以近乎零成本的货币符号换取全球真实财富，并将铸币税持续不断地输送到美国金融统治阶级手中。这一功能通过“两轮铸币税掠夺”的机制实现。

（一）首轮铸币税掠夺：印刷美元，换取全球商品与服务

美元霸权的第一轮收割最为直观：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同时购买商品与服务。

这一机制的运作逻辑如下：美国财政部向美联储借钱（发行国债），美联储印刷美元交给财政部；财政部将美元用于财政支出（军费、社保、基建等），这些美元通过支付工资、采购物资等渠道进入经济体系；当美国人用美元购买进口商品时，美元流向商品出口国；出口国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和满足本币发行需求，将这些美元作为外汇储备持有。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用成本几乎为零的美元，换取了其他国家劳动者辛勤生产的真实商品。这就是首轮铸币税掠夺。它本质上是美国对他国劳动力价值的无偿占有。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贸易互利”，而是结构性剥削。因为其他国家为了维持

本币发行和国际贸易结算，需要获得美元，不得不持续向美国出口商品，即使这些商品自己同样需要。这正是美元霸权对全球资源配置的根本性扭曲。

（二）第二轮铸币税掠夺：操纵全球金融市场，夺回美元再用于换取商品与服务

如果说首轮铸币税是“明线”，那么第二轮铸币税就是“暗线”——它更为隐蔽，也更为致命。

当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向全球后，美国金融统治阶级并不满足于“美元流出去、商品流进来”的一次性收割。他们发明了一套更为精巧的掠夺机制：凭借美元发行权带来的资本数量绝对优势“坐庄”，通过操纵全球金融市场，反复夺回美元，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国债，然后再次换取全球高品，掠夺第二轮铸币税。

这一机制使美元霸权实现了“同一笔美元、多次收割”的超级剥削效率。铸币税的形式，也从最初的购买商品，扩展到了占有股权、债权、资源控制权等更广泛的领域。

（三）夺回美元的主要通道：国际资本流动、黄金交易、虚拟货币

美元霸权主要通过以下三大通道反复夺回美元：

通道一：国际资本流动

这是美元霸权最核心、最成熟的收割工具。他们通过操纵美元利率周期，制造全球资本的“潮汐运动”，实现对新兴市场的周期性收割。例如，美元降息，美国的美元资本涌向全球，推高他国资产泡沫；美元加息，资本回流美国，他国资产暴跌、汇率崩盘。在这一“低位抄底→推高价格→高位出逃→低位再接盘”的循环中，美国资本得以不断夺回美元。从 1982 年拉美债务危机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到 2022 年斯里兰卡“国家破产”，这一收割模式反复上演。每一次美元加息周期，都会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陷入货币危机、债务危机；而美国资本则在危机中成功低价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

通道二：黄金交易

2025 年美国财政部拥有全球最大的官方黄金储备（8133 吨），华尔街投行掌控着黄金期货的定价权，其私库中的黄金无数。这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数百年剥削成果的历史沉积。他们利用这一绝对数量优势的黄金储备和美元发行权“坐庄”，通过制造黄金价格的周期性暴涨暴跌，收割全球黄金投资者。

通道三：虚拟货币交易

进入数字时代，美元霸权的触角延伸至虚拟货币领域。美国金融资本通过资本渗透、规则绑定、技术标准主导，实质上掌控了比特币等主流虚拟货币的定价权与交易

通道。虚拟货币市场的暴涨暴跌，本质上是美元霸权收割全球财富的又一“赌场”。在这场零和博弈中，美元霸权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资本数量优势，始终是赢家。

（四）核心算法：坐庄

美元霸权的核心算法是：凭借美元发行权带来的无限流动性，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占取无可比拟的“坐庄”优势。

在任何市场中，拥有无限资金的玩家，都可以通过操纵价格、制造波动、强制平仓等方式，实现对其他玩家的系统性收割。美元霸权正是将这一“坐庄”逻辑，从单一市场扩展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不是金融创新，而是剥削技术的核心算法。

理解这一算法的本质，是理解美元霸权为何难以撼动的第一步，也是找到其命门的关键。因为“坐庄”模式虽然强大，但它依赖一个前提：其他玩家必须持续参与游戏。一旦足够多的玩家选择退出，庄家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二、七大优势：为什么美元霸权如此难以撼动

美元霸权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运行数十年，并非偶然。它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优势体系。以下从七个维度进行战略解剖。

（一）根基优势：全球储备货币的路径依赖

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各国央行大量持有美元外汇储备，国际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大宗商品（石油、黄金、粮食）以美元定价。

这一地位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使用美元的国家越多，美元就越有用；美元越有用，使用它的国家就越多。任何试图摆脱美元的国家，都将面临交易成本上升、结算不便、储备管理困难等现实问题。这是美元霸权最根本的优势。

（二）人口优势：禁止堕胎与移民政策的畸形组合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生育衰退的背景下，美国凭借一套独特的“人口组合拳”，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

一方面，美国部分州推行禁止堕胎的人口政策，从法律层面托底生育率；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国家，通过选择性移民政策，持续从全球吸纳优质劳动力和高端人才，填补其国内生育缺口。这一“国内托底+国际抽血”的人口模式，使美国能够在全球生育衰退中独善其身。这不是“制度优越”，而是畸形优势：它建立在对内损害人权、对外虹吸全球人才与劳动力之上。

（三）技术优势：数百年剥削技术的“核心算法”积累

美元霸权的技术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根植于欧洲金融资本数百年殖民

掠夺和金融剥削的持续积累。

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到英格兰银行，从白银垄断到金本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石油－美元绑定，西方金融资本不断迭代升级，形成了一套高度精密的“剥削技术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利率周期操纵、资本流动引导、资产定价权控制、危机转嫁机制等。这套“核心算法”，如同保险精算师那样专业和精细，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数百年剥削实践的结晶，是美元霸权难以被简单模仿或超越的重要原因。

（四）资本优势：黄金储备全球第一的战略功能

美国官方的黄金储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此外，华尔街金融资本私库中的黄金更是难以计数。

黄金在美元霸权中具有双重战略功能：一是作为信心的“压舱石”，形成“美国黄金最多，所以美元最可信”心理锚点，支撑起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二是作为收割的“工具”，他们凭借庞大的黄金储备和定价权，操纵黄金市场，周期性收割全球投资者。黄金优势，既是美元霸权的脊梁，但也是其命门所在。

（五）权力优势：IMF 与世界银行的控制权

美国通过投票权份额、人事任命权、规则制定权，实质上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

这一控制权的战略功能在于：当任何国家试图挑战美元霸权时，美国可以通过 IMF 和世界银行实施金融制裁、切断融资渠道、信用评级下调等手段，进行精准打击。同时，这两大机构也是美国向全球输出“华盛顿共识”、推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意识形态工具。

（六）暴力优势：军事霸权的反向支撑

美元霸权为美军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财力支持；反过来，美军霸权又为美元提供了暴力背书。

这一“财力→武力→财力”的循环，构成了美元霸权的坚硬外壳：任何国家试图摆脱美元体系，都面临被军事威慑、制裁甚至干预的风险。伊拉克、利比亚的命运，就是这一逻辑的现实注脚：萨达姆宣布石油交易改用欧元结算后，伊拉克遭遇军事打击；卡扎菲推动泛非货币后，利比亚陷入战乱。这些案例向全球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挑战美元霸权的代价是巨大的。

（七）话语优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遮蔽

美元霸权的第七大优势，也是最隐蔽的优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遮蔽。从亚当·斯密的“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到米什金的“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

证”，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货币发行中的铸币税到底归谁？他们通过将货币定义为“交换媒介”和“银行的负债凭证”，使货币发行这一最核心的权力分配问题，从学术视野中消失。

这一理论遮蔽，使绝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无法识别美元霸权的剥削本质，反而将其视为“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这是美元霸权最坚固的防火墙。

以上七大优势，使美元霸权成为一具很难打破的铁枷锁，牢牢地套在了人类身上。

三、三大命门：美元霸权的根本脆弱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出美元霸权的三个根本性脆弱点，即“命门”。这些命门，正是瓦解美元霸权的关键突破口。

（一）依赖各国以美元为锚的自我锁死

美元霸权的根基，不在于美国自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各国主动选择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这是一个“自我锁死”的结构：各国越是发展，就越需要美元；越需要美元，就越离不开美元霸权。美元霸权的强大，本质上是各国共同“喂养”出来的。

然而，自我锁死也可以自我解锁。一旦有国家成功建立了不依赖美元的货币发行制度，并且证明了这一制度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其他国家就会跟进。

美元霸权的根基，是各国主动选择的，也可以被各国主动抛弃。这正是美元霸权最根本的脆弱性：它的存续不取决于美国自身，而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继续选择依附。

（二）黄金迷思既是脊梁也是软肋

“美国黄金最多，所以美元最可信”这一心理锚点，是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撑。然而，黄金的重要性，本质上是一个西方金融统治阶级长期编造的谎言。

黄金除了开采成本高、可用作装饰品和工业原料外，它就是一块普通的金属。国家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人力资本，而非黄金储备多寡。一个拥有丰富黄金储备但人口萎缩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国；反之，一个黄金储备有限但人口健康、教育普及、技术先进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持续发展。一旦人类社会认识到这一点，黄金迷思被破除，美元霸权的这一脊梁就会变成软肋。

《生育铸币论（一）》提出，国家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建立“储备黄金交易系统”，把央行的储备黄金以“纸黄金”形式卖给国民（黄金实物的管理和使用权仍归国家），所得价款用于生育补助，使黄金成为投资品而非货币锚。这是要破除人类社会的黄金迷思，进而打断美元霸权的脊梁。

（三）掠夺逻辑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冲突

美元霸权的底层逻辑，是“美国优先”的零和博弈：我的收益，必须建立在你的损失之上。这一逻辑与人类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存在根本性冲突。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认识到美元霸权的掠夺本质。去美元化浪潮的蔓延——从金砖国家推动本币结算，到东盟探索区域货币合作，到中东石油国家接受人民币结算——正是这一价值冲突的现实表现。当足够多的国家形成反霸权的集体共识时，美元霸权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将一并瓦解。

综合上述，美元霸权虽然强大，但绝非不可战胜。它的优势依赖于各国主动选择；它的命门也是客观存在的，可以用生育铸币制度实施精准打击。

第六章 破局之道：生育铸币制度是瓦解美元霸权的战略武器

一、跳出旧赛道：为什么必须抛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一）“在别人主场踢球”的不可能胜利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美元霸权的制度土壤，是中心－外围结构的核心载体。正是这一制度决定了外围国家无法与中心国家展开公平竞争。其核心特征是：各国央行通过买入美元外汇发行本币，使美元成为全球底层货币供给的“锚”。

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任何国家要想发展经济，都需要增加美元储备，以此增加本币供给；而要增加美元储备，就需要扩大对美出口或吸引美元资本流入。这是一个结构性依赖：无论你多么强大，只要你还在这个体系内，你就离不开美元。

这就好比你在别人的主场踢球：场地尺寸、球门位置、比赛规则、裁判标准，全都由对手设定。你可以训练得更刻苦、跑得更快、技术更精湛，但只要规则本身对你不利，胜利就是小概率事件。这不是能力问题，是制度问题。关税战、科技战、地缘博弈，都无法改变这一底层不对称。因此，在旧赛道内的任何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二）生育铸币制度的本质：另起炉灶，不是修修补补

生育铸币制度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价值锚定的彻底转换。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锚定物是外部资产：美元、黄金、外汇储备。这意味着货币主权的独立性是虚假的：你的货币价值，最终由你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决定。美联储加息，你的货币贬值；美国制裁，你的储备被冻结。你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金融资本手中。

生育铸币制度的锚定物是国内的人的再生产：生育劳动。你的货币价值，由本国人民的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决定。这是真正的自主：不需要看别人脸色，不需要别人批准。只要国家还有新生儿，货币就有价值锚定；只要家庭还在养育孩子，货币就有价值支撑。

这一转换的本质，不是对旧制度的修补，而是另起炉灶。它不是要“改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而是要取而代之。这正是“换道超车”的含义：不在别人的赛道上追赶，而是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二、五重逻辑：生育铸币制度如何瓦解美元霸权

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不是通过直接的金融对抗，而是通过五重层层递进的逻辑，从根基上抽离美元霸权的存续基础。这五重逻辑的最终指向只有一个：将铸币税用于人民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即支持人的再生产，实现民富国强。

（一）切断货币锚定——终结美元全球底层货币供给垄断

美元霸权最根本的优势，是各国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生育铸币制度的第一重逻辑，就是彻底切断这一锚定关系。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本币发行的锚定不再是美元外汇储备，而是国内生育劳动。央行发行货币的依据，不是收到了多少美元，而是有多少家庭在生育孩子、培育下一代劳动力。这意味着：你的货币发行，不再需要美元。你不需要通过出口商品换取美元来增加本币供给，不需要持有巨额美元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不需要看美联储的脸色来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一制度，美元作为全球底层货币供给的垄断地位将被系统性瓦解。没有美元锚，就没有美元霸权。这将使美元从“世界货币”回归美国货币。

（二）重构内生循环——摆脱对美元结算的刚性依赖

美元霸权的第二重支撑，是国际贸易以美元结算。各国需要美元来支付进口，这就形成了对美元的刚性需求。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重构国内经济循环，逐步降低乃至消除这一刚性依赖。其机制是：铸币税直达育儿家庭→家庭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对外需的依赖下降→对美元结算的需求同步下降。当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驱动，而非出口驱动时，它对美元的需求就不再是刚性的。它可以更多地采用本币结算、双边货币互换、区域货币合作等方式开展国际贸易。

内需越强，对美元的依赖越弱。生育铸币制度通过激活内需，从根本上改变了“为

获取美元而出口”的发展逻辑，使国家经济循环从“外需驱动、美元依赖”转向“内需主导、自主循环”。

（三）打掉铸币税掠夺——使美军霸权失去财力支撑

美元霸权的核心功能，是掠夺全球铸币税。这些铸币税被转化为美国金融统治阶级的财富，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支撑美军霸权。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两个渠道打掉这一铸币税掠夺。第一，直接切断：各国不再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美元不再流入各国央行作为储备，美国无法再通过印刷美元换取他国商品。第二，间接瓦解：各国经济循环转向内需主导，不再需要为获取美元而向美国出口优质商品。

铸币税掠夺被切断后，美军霸权将失去财力支撑；而美军霸权衰落，将使美元霸权的暴力背书也随之瓦解。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财力→武力→财力”的循环被打破，美元霸权的坚硬外壳将层层剥落。

（四）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形成反制霸权的集体力量

美元霸权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伤害最为深重。这些国家长期陷入“出口资源换美元→美元外流→货币主权旁落→经济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它们有强烈的去美元化意愿，但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

生育铸币制度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条不依赖美元、不依赖外部锚定、完全自主可控的发展路径。当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采用这一制度，并且用实践证明了其有效性，就会形成示范效应。反制美元霸权的力量将从分散走向聚合，从边缘走向中心。

共识凝聚之处，就是霸权松动之地。当足够多的国家形成“去美元化”的集体行动时，美元霸权的存续空间将被持续压缩，直至消失。

（五）实现价值替代——以普惠共生对冲零和博弈

美元霸权的底层价值逻辑，是零和博弈：我的收益，必须建立在你的损失之上。这一逻辑与人类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存在根本冲突。

生育铸币制度的底层价值逻辑，是普惠共生：你的发展不需要以我的损失为代价，我的繁荣可以与你的繁荣共存。因为生育铸币制度的本质，是将货币锚定于各国自身的人的再生产上：你有你的孩子，我有我的孩子；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我们可以贸易，可以合作，但不需要谁依附谁。这不是“另一种霸权”，而是“霸权的终结”。它不是在美元霸权之外再建一个“人民币霸权”，而是要彻底终结“中心－外围”的掠夺结构，建立一个多元共生、公平普惠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三、对内战略：铸币税归民与内生崛起

生育铸币制度的战略价值，首先体现在国内经济层面。其根本目标是实现民富国强：让人民通过生育劳动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让国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赢得长远竞争力。以下从五个维度论述对内战略。

（一）货币主权独立：脱离美元锚，建立生育锚

货币主权独立的标志，是国家能够完全自主地决定货币发行，而不受外部因素的强制约束。在现行制度下，外围国家的货币发行高度依赖美元储备，这构成了事实上的货币主权让渡。

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变革，就是将货币发行的锚定从美元转换为生育劳动。具体而言：央行不再以美元储备为发行依据，而是根据每年新生儿数量、育儿家庭规模等人的再生产指标，确定增量货币的发行规模。发行方式是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以生育补助的形式进入经济体系。

这一变革的意义在于：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需要看美联储的脸色，不需要担心美元储备被冻结，不需要为获取美元而牺牲出口利益。货币主权，从此真正回归。

（二）生育复兴：从“负担”变为“资产”

在现行制度下，生育被视为家庭的经济负担。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养育成本，在当代中国已高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这是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直接经济原因。

生育铸币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逻辑。0—22 岁全额生育补助，意味着养育孩子的主要经济成本由铸币税负担。生育不再是“碎钞机”，而是获得持续经济补偿的“价值创造”。养育孩子的家庭，通过生育补助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孩子的成长，为国家贡献未来的劳动力，通过代际传承，从经济负担转变为社会资产。

这一转变的意义是深远的。当生育从“负担”转变为“资产”，家庭的生育决策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此，生育率将回升至更替水平，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持续积累。这不是道德呼吁的结果，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三）内需驱动：货币发行用于生育消费，形成正向循环

内需不足，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其根源在于：家庭部门被排除在货币发行的元分配之外，只能通过打工、借贷获取货币，消费能力受限。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增量货币直达育儿家庭，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将主要用于消费：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住房改善等。消费扩张拉

动企业生产，企业生产扩张带动就业增加，就业增加提升居民收入，收入提升进一步扩大消费。这是一个完全内生的、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

在这一循环中，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而是由国内消费主导。对外需的依赖下降，对美元的依赖也随之下降。内需驱动与货币主权独立，实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四）释放历史铸币税红利：清偿债务、普惠养老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流向了银行部门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在生育铸币制度下，铸币税以生育补助的形式流向育儿家庭。但这里还有一个存量问题：历史上累积的铸币税，如何处置？

按《生育铸币论（一）》提出的生育铸币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改革将即时释放出过去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累积和隐藏的天量铸币税红利，应优先用于三个方向：首先是一举清偿各级政府的历史债务；二是建立全民普惠养老基金，消除养老焦虑，使老年人不再成为子女的负担，同时老人有钱消费，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三是作为生育补助的补充资金，进一步降低育儿成本。

以上历史铸币税归民，是将过去金融资本占有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给人民，包括还清政府债务。这是对货币垄断制度的根本性纠正。

（五）共同富裕：铸币税普惠与民生改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元分配流向金融资本，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再分配政策虽然在末端进行调节，但效果有限，因为元分配已经决定了分配格局的基本面。

生育铸币制度从元分配层面改变了这一格局。铸币税以生育补助的形式直达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因生育获得的经济补偿在其收入中占比较高，受益最为显著。同时，普惠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消除民生焦虑。

生育铸币制度下的铸币税普惠，是从货币制度的底层逻辑上推动共同富裕。它不是通过再分配进行的“二次调节”，而是通过货币元分配的重新设计实现的“元公平”。这是共同富裕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四、对外战略：文明感召、制度示范与共生联盟

生育铸币制度的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国内层面，更体现在国际层面。以下从五个维度论述对外战略。

（一）文明叙事重构：生育文明、共生秩序

美元霸权的叙事体系，建立在“自由”“民主”“市场”等概念之上。这套叙事遮蔽了美元霸权的剥削本质，使其掠夺行为获得了道德合法性。

生育铸币制度需要建立自己的文明叙事。核心要素包括：（1）生育劳动创造价值：货币的价值本源不是银行信用，而是生育劳动；（2）铸币税应归人民：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应流向育儿家庭，而非金融资本；（3）货币主权属于人民：各国拥有独立发行货币的权利，不应依附任何外部货币；（4）共生共荣、和平永续：国际秩序不应是“中心－外围”的等级结构，而应是平等合作的共生秩序。

这套叙事不是对西方叙事的简单否定，而是以更高的文明站位，提供一种全新的价值坐标。当生育文明的叙事被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时，美元霸权的道德基础将随之瓦解。

（二）制度示范：中国奇迹的全球意义

生育铸币制度最有力的推广方式，不是理论宣传，而是实践证明。当中国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内生增长、生育回升、共同富裕、主权独立，这一“中国奇迹”将自然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

全球南方国家将看到一个不依赖美元、不依附霸权、不搞殖民掠夺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的吸引力，不在于中国的说教，而在于中国的事实。制度示范是最好的推广，事实证明是最好的老师。

（三）全球南方共生联盟：反霸权、去美元、共发展

全球南方国家是美元霸权最大的受害者和去美元化最积极的力量。中国应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去美元化进程。

具体路径包括：推动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建立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网络，降低交易成本；探索区域货币合作机制；支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采纳生育铸币制度，实现货币主权独立。

全球南方联盟不是军事同盟，不是政治集团，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合作网络。它的目标是终结美元霸权，构建共生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四）文明合作：平等互鉴、非对抗、和平引领

生育铸币制度的全球推广，不应采取对抗姿态，而应是文明合作、平等互鉴。中国不输出模式，不强加制度，不以武力胁迫，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中国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事实说话；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不搞“一刀切”；与各国分享经验、交流思想、共同探索；以和平引领替代霸权对抗，以共生合作替代零和博弈。这是中国区别于美国霸权的根本之处，也是生育文

明超越暴力文明的文明高度所在。

（五）去美元化路径：渐进、平稳、非战争

美元霸权的终结，不会是某一天的突然崩溃，而是一个渐进的、平稳的、非战争的演变过程。

其具体路径是：第一阶段，中国率先实施生育铸币制度，实现货币主权独立和内需驱动增长；第二阶段，全球南方国家跟进，去美元化加速，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第三阶段，多文明货币共同体形成，美元霸权自然终结。这一过程不需要战争，不需要对抗，不需要革命。它只是各国在认识到自身利益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和集体行动。

第七章 文明对决：两种货币制度，两种人类未来

货币制度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制度。两种货币制度，对应两种文明范式，指向了两种人类未来。

一、货币制度与文明范式的内在关联

（一）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更是价值分配的核心机制

主流经济学将货币定义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这一定义虽然没错，却过于表浅。它回答了“货币做什么”，却没有回答“货币是什么”以及“货币制度塑造了什么”。

货币的更本质功能，是价值分配的核心机制。谁拥有货币发行权，谁就占有了铸币税。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集中于银行部门，结果是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生持续受到挤压。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货币发行权回归家庭部门，铸币税流向育儿家庭，结果是消费扩张、生育恢复、代际传承得到支撑。

货币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谁受益、谁负担；谁繁荣、谁衰败。这正是文明兴衰的底层密码：它既决定了价值如何分配，也决定了国家文明的运行逻辑、发展轨迹和终极命运。

（二）货币制度塑造社会结构、家庭决策与代际关系

货币制度不仅影响宏观经济指标，更深刻地塑造着微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家庭决策与代际关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家庭部门被排除在货币发行之外，只能通过打工、借贷获取货币。这导致：年轻人必须背井离乡到外地、大城市打工才能赚钱，产生“家乡

安不下肉身，他乡安不下灵魂”的深度困境；结婚需要攒够彩礼、房贷、车贷，门槛越来越高；生育被视为“经济负担”而非“价值创造”；代际关系被异化为“养老负担”而非“生命传承”。整个社会结构围绕资本增殖的逻辑重组：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家庭的功能被压缩为消费单元和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家庭部门直接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这意味着：年轻人可以在本地结婚生子，不必全部涌入大城市；生育不再是“碎钞机”，而是获得经济补偿的“价值创造”；父母因生育劳动获得社会承认，育儿不再是被牺牲的“家务事”；代际关系从“负担”回归“传承”的本义。社会结构围绕生命延续的逻辑重建：人的价值从劳动力价格回归生命本身，家庭的功能从消费单元恢复为价值源头。

同样的两个人，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下，会做出完全不同的人生决策。这就是制度塑造文明的力量。货币制度的差异，最终将体现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差异。

（三）谁掌握货币发行权，谁就定义了什么是“价值”

人类社会最隐蔽的权力，是定义“价值”的权力。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只有能带来货币回报的活动才被视为“有价值”。一个家庭主妇或主夫养育孩子的二十年劳动，在 GDP 统计中为零；一个投行交易员一小时的套利操作，却可能产生数百万的账面价值。这不是因为养育孩子“不重要”，而是因为货币制度的设计者没有把它定义为“价值创造”。这种价值定义权，是金融资本最核心的权力：它不仅控制财富的分配，还控制人们对“什么值得做”“什么值得尊重”的认知。

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革命，正在于此：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价值”。生育劳动被承认为价值创造的源头，养育孩子的家庭获得货币发行的元分配。这不是道德的呼吁，而是制度的重构。当生育劳动被纳入价值创造的核心，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崇拜资本增殖转向尊重生命延续，从追逐短期回报转向重视代际传承。

无论是以前的银行部门，还是今后的家庭部门，谁掌握货币发行权，谁就定义了什么是“价值”；谁定义了“价值”，谁就塑造了文明的走向。

二、文明二分法：暴力文明与生育文明

美元霸权所依托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代表了自古以来以掠夺铸币税为核心的“暴力文明”；而生育铸币制度，代表了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的“生育文明”。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范式。以下从价值根基、经济根基、存续逻辑、终极宿命四个维度对两种文明范式进行系统解剖。

（一）暴力文明

暴力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从古代王权货币垄断到近代殖民掠夺、银行货币垄断，再到今天的美元霸权，暴力文明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

第一，价值根基：资本至上、权力崇拜、掠夺为荣

暴力文明以占有铸币税为终极目的，以权力为最高价值，以掠夺为荣，以生命为工具。其价值排序是：资本优先于权力，权力优先于生命。在这一价值体系中，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生育劳动被视为“无价值”的私人事务，代际传承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

第二，经济根基：铸币垄断、殖民掠夺、金融寄生

暴力文明的经济根基是铸币垄断、殖民掠夺、金融寄生。其货币制度是银行垄断、资本本位，铸币税归金融资本。其经济逻辑是：印钱→掠夺→收割→寄生→资本增殖。其存续依赖于对外掠夺全球、对内压榨民众、以战争和霸权维持秩序。

第三，存续逻辑：对外扩张、对内内卷、战争驱动

暴力文明依靠对外扩张、对内内卷、战争驱动来维持存续。对外：殖民、霸权、战争、金融收割、掠夺全球。对内：资本压榨、贫富分化、内卷、低薪、过劳、生育枯竭。其动力是战争、冲突、霸权扩张、资本无限增殖。

第四，终极宿命：生育枯竭、文明早衰、自我毁灭

暴力文明最大、最致命、不可逆转的缺陷是：生育枯竭、文明早衰、自我毁灭。其传导机制是：资本增殖→育儿成本天价→生育意愿崩塌→生育率暴跌→人口萎缩→劳动力减少→消费萎缩→经济衰退→货币贬值→文明崩溃。暴力文明的宿命不可逆转，因为它无法解决“金融资本无限增殖与人的再生产持续萎缩”的根本矛盾。

（二）生育文明

生育文明以中华文明为原生载体，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第一，价值根基：生命至上、生生不息、天下为公

生育文明以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为终极目的，以生生不息为最高价值，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人民中心为文明底色。在这一价值体系中，人的价值就是生命本身，生育劳动被视为价值创造的源头，代际传承被视为文明的最高使命。

第二，经济根基：生育铸币、内生增长、民生为本

生育文明的经济根基是生育铸币、内生循环、民生为本、共同富裕、生生不息。其货币制度是人本位、人民主权，铸币税归育儿家庭。其经济逻辑是：生育→货币→消费→生产→就业→增长→反哺生育。其存续依赖于内生增长、和平共生、生育复兴、

民生为本；不依赖外部掠夺，不依赖霸权扩张。

第三，存续逻辑：内生发展、和平共生、代际传承

生育文明靠内生发展、和平共生、代际传承维持发展。对内：生育复兴、民生为本、共同富裕、安居乐业。对外：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共生共荣、文明交流。其动力是生命延续、内生增长；不需要战争，不需要掠夺，不需要霸权。

第四，终极优势：生生不息、文明永续、不可战胜

生育文明的终极优势是：生生不息、文明永续、不可战胜。其传导机制是：生育复兴→人口稳定→劳动力充足→消费旺盛→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生育意愿提升→生生不息→永续发展。这一正向循环是内生的、自我强化的、可持续的。因此，生育文明拥有暴力文明无法比拟的终极生命力。

（三）两种文明范式的系统对比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两种文明范式的差异总结为下表：

暴力文明与生育文明对比

序号	维度	暴力文明	生育文明
1	货币制度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美元霸权）	生育铸币制度
2	货币锚定	银行信用、外部资产	生育劳动
3	分配逻辑	掠夺铸币税，金融资本无限增殖	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
4	经济循环	外需驱动、依赖美元	内需主导、自主循环
5	人力资本	生育衰退、人力资本枯竭	生育恢复、人力资本积累
6	全球秩序	“中心—外围”等级结构	普惠共生、多元共治
7	终极宿命	文明早衰、自我毁灭	共生共荣、文明永续

上表中的七组对比，揭示了两种文明范式的根本对立。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代表的是掠夺、寄生、衰退的逻辑链条；生育铸币制度代表的是共生、内生、永续的逻辑链条。这不是同一赛道上的速度差异，而是不同赛道上的方向差异。

三、中美博弈的终极裁判：看谁的货币制度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再生产

（一）GDP、芯片：不是终极标尺

在主流话语中，中美博弈被量化为一系列指标：GDP 总量、芯片制程、航母数量、5G 专利占比、人工智能论文数量等等。这些指标固然重要，但它们都是手段，而非目

的。

一个国家的 GDP 可以很高，但如果大多数家庭不敢生育、养不起孩子，这个 GDP 的意义何在？能够持久吗？芯片可以很先进，但如果年轻人为了还贷而推迟结婚、放弃生育，这个先进性的价值何在？航母可以很多，但如果本国人民对未来失去信心、代际传承断裂，这个强大是真实的吗？

手段不能替代目的。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数字的增长，而是人的幸福与文明的延续。一个不能服务于人的再生产的货币制度，无论技术多么先进、军力多么强大，最终都将因人力资本的枯竭而走向衰败。这是暴力文明不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二）生育率、人力资本、代际传承：真正的国家竞争力

什么是真正的国家竞争力？不是短期内能造出多少芯片，而是长期内能培育出多少健康、有素养、有创造力的下一代。

1.生育率

这是一个国家对未来信心的最直观指标。当人们愿意生孩子，说明他们对未来有希望；当人们不愿意生孩子，说明他们对未来感到恐惧或绝望。生育率的背后，是家庭对经济前景、社会公平、代际流动的综合判断。一个让人民不敢生育的货币制度，无论其宣传多么宏大，都无法掩盖其内在的失败。

2.人力资本

这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根基。物质资本可以引进，技术可以模仿，制度可以借鉴，但人力资本必须靠自己一代一代地培育。没有持续的生育投入，就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任何发展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代际传承

这是文明存续的根本前提。没有代际传承，就没有文明；没有新生儿，就没有未来。一个文明如果失去了繁衍的意愿和能力，无论它创造了多么辉煌的成就，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

中美博弈的终极裁判，不是谁在短期内占据了某项技术高地，而是谁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的货币制度，使人民愿意生育、能够养育、对未来充满信心。

四、中美博弈的走向，决定了两种人类未来

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在这场较量背后，人类文明正面临两条截然不同的未来道路。

第一条种未来：继续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自掘坟墓

在这条道路上，货币发行权被少数人垄断，铸币税流向金融资本，多数家庭缺钱消费、不敢生育。这将造成：少数人越来越富有，多数人越来越焦虑；技术越来越先进，生育率越来越低迷；全球越来越互联，和平越来越遥远。这条道路的终点，是人力资本的持续枯竭与文明的内卷式衰退。因此，暴力文明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第二条种未来：转向生育铸币制度，共生共荣

在这条道路上，货币发行权回归育儿家庭，消费能力提升，生育率恢复，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技术进步为民生改善提供支撑，全球秩序从零和博弈走向普惠共生。这条道路的终点，是文明从“掠夺”走向“共生”，从“独尊”走向“共荣”，从“衰退”走向“永续”。

综合上述，中美博弈不仅是两个国家的竞争，更是两种文明范式、两种人类未来的竞争。

第八章 建立新秩序：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的实质，是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本质是终结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金融资本掠夺全球尤其是中国铸币税的中心－外围旧秩序（暴力文明），建立全球共生共荣的生育文明新秩序。然而这一新旧秩序的转换，并非自然而然，是有条件的。

一、旧秩序能否终结，取决于中国能否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美元霸权的“三大命门”为其瓦解提供了客观条件。然而，客观条件不会自动转化为历史结局。霸权能否终结、何时终结、以何种方式终结，不取决于美元自身的弱点，而取决于中国是否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美元储备持有国、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还拥有政治独立、超大规模国土面积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自卫力量。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在这场新旧秩序转换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如果中国不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无法实现货币主权独立与内生增长，美元霸权不仅不会崩塌，反而可能因其唯一“锚定物”的全球持续依附而更加稳固。

反之，如果中国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旧秩序的终结将不是权力的简单转移，而是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以主权平等、文明共生、铸币税归民为底色的全球共生共荣新秩序，将必然导致美元霸权的瓦解。这将给人类社会开辟出无限美好的未来。

以上表明，中心－外围的旧秩序终结与否，不是历史宿命，而将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二、中国的角色定位：文明引领者、新秩序建构者、共生推动者

中国在历史上遭受了西方长达五百年的铸币税掠夺，但中华文明的坚韧也支撑起中国现在重新发展起来，也注定中国将浴火重生，通过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打赢这场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之战，并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

（一）文明引领者：生育文明的当代复兴

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而中华文明是生育文明的原生载体。“民为邦本”“生生不息”“天下为公”“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理念，与生育铸币制度的文明逻辑高度契合。中国率先创立生育铸币制度，将完成从暴力文明向生育文明的制度跃迁。当全球南方国家看到中国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内生增长、生育复兴、共同富裕，生育文明的吸引力将自然辐射全球。中国输出的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而是生育文明的价值理念和共生秩序的制度逻辑。这不是文化霸权，而是文明感召。

（二）秩序建构者：共生共荣新秩序的引领者

中国在构建全球货币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是秩序建构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共生”“主权平等”“货币自主”等理念，构成了全球共生共荣新秩序的价值基础；生育铸币制度、货币主权自主机制、贸易平衡原则，为其提供了制度框架。中国通过金砖机制、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多边平台，为全球新秩序的构建提供组织载体与合作网络。这不是霸权主导，而是基于制度创新、文明感召与合作贡献的自然引领。

（三）共生推动者：全球南方的同行者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发展诉求与文明底色。中国将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去美元化进程，摆脱美元依附，实现货币主权独立。这不是反美，而是自主；不是对抗，而是解放。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反对霸权、掠夺与不平等交换，这不是输出革命，而是维护公平。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分享发展经验、推动互利共赢，这不是施舍，而是合作；不是控制，而是共生。

（四）中国定位：不是新霸权，而是文明引领者

这是最重要、最需要澄清的一点：中国的崛起不是霸权替代，而是文明换道。中国不会谋求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全球共生共荣新秩序的本质，就是终结霸权

本身，没有霸主的位置。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不会强制他国采纳中国的制度。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要做的是：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证明另一种可能：一种不依赖霸权、不依附掠夺、不牺牲家庭的发展道路。这不是强迫，而是吸引；不是说教，而是证明；不是霸权统治，而是平等协商。

中国能够成为新文明的引领者，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然呈现。

第九章 结论

本文始于一个根本性的追问：中美战略博弈，究竟争的是什么？经过深入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美博弈的贸易战、科技战、地缘博弈和意识形态之争，都只是表象，而非核心；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而来。本文第二章已经论证：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一个“中心－外围”的等级结构，即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正是这一结构，决定了中美博弈不可能在贸易战、科技战等表层分出胜负，而必须回到货币制度本身。具体有以下几点结论：

一、货币制度定乾坤：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

货币发行权是一切权力的原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货币制度首先是权力制度和分配制度，其次才是经济制度：它决定货币发行权，决定铸币税流向，进而决定财富分配、社会结构、家庭命运、生育意愿、人力资本，最终决定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能否持续、能否永续、能否生生不息。因此，货币制度定乾坤，这是根本性的战略抉择。

现在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以美元为锚、以资本为中心、以掠夺为逻辑、以霸权为支撑。它把各国锁死在依附美元、输出真实财富、换取美元空洞符号、持续缴纳铸币税的陷阱之中。这套制度不是市场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16－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以来持续五百年建立起来的掠夺体系，形成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发行货币），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换取白银、美元）的全球剥削等级结构。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各国已陷入“要发展就需要美元，越需要美元就越离不开美元霸权”的自我锁死困境。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货币制度问题。外围国家虽然能够取得短期繁荣，但因持续性的铸币税流失，必然陷入长期内卷、贫富分化、生育

崩塌、人口萎缩、人力资本枯竭的系统性困境，最终将“穷得只剩下美元”，重演中国明清两代长期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导致“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

美元霸权并非不可战胜。它有三大命门：第一，它依赖各国主动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币。各国既然可以选择，也就可以抛弃；第二，黄金迷思既是美元霸权的脊梁也是其软肋。黄金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一旦人类社会破除这一迷思，美元霸权的心理锚点将随之瓦解；第三，美元霸权掠夺各国铸币税的逻辑与人类共同价值存在根本冲突，而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觉醒正在形成反霸权的共识力量。这三大命门，为瓦解美元霸权提供了客观条件。

生育铸币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条根本道路：它以生育劳动为锚、以人的再生产为本、以内生增长为动力、以共生共荣为价值、以货币主权独立为前提。它把货币发行权从金融资本垄断中解放出来，回归家庭、回归人民、回归生命传承；把铸币税从支撑美元霸权，转向反哺育儿、恢复生育、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它不依赖外部霸权、不依附美元锚、不进行殖民掠夺、不制造战争冲突，而是依靠人的再生产、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循环、文明代际传承，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生生不息的文明永续。

用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不是通过直接的金融对抗，而是通过五重层层递进的逻辑：第一，切断货币锚定。各国本币发行不再依赖美元储备，而是锚定于国内生育劳动，从根本上终结美元作为全球底层货币供给的垄断地位；第二，重构内生循环。铸币税直达育儿家庭，激活内需，使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出口创汇，从而摆脱对美元结算的刚性依赖；第三，打掉铸币税掠夺。各国不再以美元为锚，美国无法再通过印刷美元换取他国商品，美军霸权的财力支撑被切断，其“财力→武力→财力”的循环随之瓦解；第四，凝聚全球南方共识。生育铸币制度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条不依赖美元、完全自主可控的发展路径，形成反制霸权的集体力量；第五，价值逻辑替代。以共生共荣对冲零和博弈，终结“中心－外围”的掠夺结构，建立多元共生的国际货币新秩序。这五重逻辑，将从根基上抽离美元霸权的存续基础。

美元霸权主导下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家庭生育劳动主导下的生育铸币制度，对应了“暴力文明－生育文明”的两种范式，也代表了“自掘坟墓－共生共荣”的两种人类未来。生育铸币制度的建立，将开启生育文明的人类新生；同时必然导致美元霸权的瓦解，这代表暴力文明的彻底终结。

二、中美竞争的核心与本质，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

主流叙事将中美博弈解读为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之争，但这些都只是货币制度运行的表层结果，而非根本所在。透过这些表象，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底层结构清晰显现：美元霸权的本质，是以近乎零成本的货币符号持续换取全球真实财富，即铸币税掠夺。从 16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用美洲殖民白银窃取中国铸币税，到今日美国金融资本用美元收割全球，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从白银到美元，从欧洲到美国；并且在现代社会造成“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的悲剧发生。

这一历史延续性揭示了一个严峻事实：中美竞争的核心与本质，既不在于 GDP 总量，也不在于芯片制程，而在于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货币制度终极较量。只要中国的货币发行仍然以美元为锚、以出口商品换取美元符号为前提，就始终处于被动缴纳铸币税的外围地位，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五百年来的被掠夺格局。反过来说，谁能在货币制度层面切断这一掠夺链条，谁就能赢得这场较量的主动权。

生育铸币制度的战略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修补，而是以生育劳动为锚、以内生增长为路径、以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为机制，从底层切断美元霸权的掠夺链条。这不是技术层面的追赶，而是货币主权层面的“换道超车”。中美博弈的胜负，最终不取决于谁拥有更多的美元储备，而取决于谁率先建立起一套不再向任何外部货币缴纳铸币税的自主货币制度。因此，中国赢得铸币税反掠夺之战，就是赢得中美博弈。

三、中美博弈谁能胜出，取决于谁的货币制度更能支持人的再生产

货币制度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时序优先性、分配决定性、主权标志性，因此它是中美博弈的核心底层结构。美元霸权推动和主导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它拥有七大霸权优势，支撑起牢固的中心－外围剥削结构，如同一把铁枷锁，牢牢地套在了人类身上。这表明，中国实际已无法在这一制度框架内与美元霸权展开公平竞争，唯有通过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展开货币制度竞争，方能牢牢掌握国家经济主权，彻底终结 16 世纪以来西方金融资本掠夺中国铸币税的五百年历史。

中美博弈的终极裁判，不是 GDP、不是芯片，而是：谁能建立起真正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尊重生命价值、保障家庭权益、支持生育、积累人力资本、支撑代际传承、实现文明永续的生育铸币制度。谁做到了，谁就能实现民富国强，赢得未来；谁做不到，谁终将被历史淘汰。

四、生育铸币制度必将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

16 世纪以来西方金融资本掠夺中国铸币税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持续证明：货币制度决定了国家强弱、文明兴衰与人类未来。而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打破中心－外围旧秩序，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明确。

中国的历史使命，不是复制霸权、不是争夺霸权、不是取代霸权，而是率先跳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旧赛道、建立新制度、引领新文明、构建新秩序。生育铸币制度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政策微调，而是文明范式的根本转换、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人类未来的方向重塑。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美元储备持有国、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以及拥有政治独立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自卫能力，是唯一有能力率先打破这一僵局的国家。

中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使货币发行权回归育儿家庭、生育价值得到尊重、人的再生产成为经济与文明的核心。这样就能摆脱依附，踏上一条内生崛起、生育复兴、民生改善、共同富裕、生生不息的发展道路。

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将形成文明感召与制度示范效应，带动全球其他国家跟进这一货币制度变革。这将使美元从“世界货币”回归其美国货币的本来位置，逐步瓦解美元霸权，使其军事霸权失去财力支撑，并随之终结美国单极霸权，最终实现全球多元共治，走向共生共荣。如此，中美博弈的胜负，已不言而喻。

（完）

附录：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根据《铸币论》第一篇“导论”，国家经济学有以下核心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

社会再生产分为底层“人的再生产”与上层“物的再生产”两个层面。家庭部门在底层用“生育劳动”创造孩子（劳动力商品），同时创造了货币价值；然后孩子到上层用“普通劳动”创造万物，产生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铸币税），这些商品是底层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并用货币来交换。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即**货币=劳动力**，用于启动生产、商品交换与价值储藏。因此，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也是家庭“造人”的收益权凭证。谁掌控了货币

发行权，谁就实际掌控了劳动力，进而占有铸币税，最终占有生育劳动成果。

在以上关系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即**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货币不是“中性的面纱”，而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流通工具和社会化表达，也是用于收割铸币税的“镰刀”（索取权凭证）。

然而自国家产生以来，货币发行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长期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得不到铸币税。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也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

二、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及其背后的美元霸权

货币发行实际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不劳而获。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铸币税流失就越严重，家庭部门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国家有多少 M2 货币，银行部门就占有了多少铸币税。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5 年底，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占有 3.3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306.32 吨黄金、超过 300 万亿元的国内金融债权及其他国外金融资产。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三、二元分离：银行占有铸币税，人民只是得到一个货币符号

银行部门每发行一单位货币，就占有了等额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这是占有了财富的实质；而货币如同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周转，持币人只是得到了一个货币符号和财富的虚名。因此，货币与铸币税二元分离，不可兼得。其实质是银行部门用零成本的货币符号套取了广大人民的真实劳动成果，搞“不等价交换”。这是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合法抢劫”，又称为“铸币税剥削”，使育儿家庭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没有经济回报，沦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四、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的系统性困境；进而使大量年轻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娃，导致新生儿

持续减少。

以我国商品出口为例，2024 年出口顺差 0.99 万亿美元，2025 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2026 年持续高位运行。银行部门发行人民币买入这些美元外汇，推动大量净出口，形成银行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同时使人民币（M2 货币）不断掺水膨胀，推高育儿成本至天价、抽空生育能力至枯竭，导致新生儿逐步减少。这一现象可用公式表达：**“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

五、人口亡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必然结局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核心商品，窃取中国铸币税，把中国偷了个精光，使中国沦为西方的“货币殖民地”，导致明清两代长期“穷得只剩下白银”，积贫积弱，走向国运衰竭。现在这一铸币税掠夺仍在继续：我国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而占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出口顺差，代表了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和向国外的无序扩张与转移；它与民生需求隔离，并非真实的财富，而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是新中国成立后再次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的铁证，也是被偷走的人民血汗。长此下去，国家会不会“穷得只剩下美元”？

自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霸权推动并主导了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瘦如柴”，产生“金融资本无限膨胀 vs 家庭生育日渐萎缩”的二元背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尽管我们很勤奋、努力地搞生产，不惜 996、007 式地加班加点工作，消耗时间、汗水和生命，却越来越难以养活妻儿老小，致使新生儿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在于有人垄断了货币，不断地造钱来偷：我们不断丢失真实的劳动成果，得到的只是不断掺水、不断膨胀、不断贬值、最后将逐步变成废纸的货币符号。长此下去，终将把我们偷个精光，直至人口亡国，使历史悲剧重演。

六、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现在已经“一统天下”。它将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中性论，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长期推广的理论工具，旨在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理论遮蔽，维护其剥削利益。这一遮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人们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掠夺铸币税的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

七、唯一出路：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进而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天下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悲剧。

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将得到财富的实质（铸币税），持续培育人力资本；企业部门招聘工人搞生产，能够持续从家庭部门赚取货币符号，推动充分就业和实现资本增殖；国家在产销两旺中将收取到更多的税收，用于保障民生。这将实现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对立统一，最终实现家庭幸福、资本增殖、国家强盛的三赢格局，即实现“民富国强”，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